

李嶠
蘇頲

竹居攷虞

全唐文

卷二百四十七之二百五十

李
文
公
集

竹
居
集

全
唐
文
卷
之
一
百
一
十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目錄

李嶠六

論巡察風俗疏

請減員外官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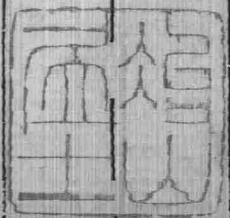
請輟近侍典大州疏

諫建白馬坂大像疏

上中宗書

謝譴讓狀

上雍州高長史書



金定全書卷一百四十一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

與夏縣崔少府書

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

荅李清河書

上高長史述和詩啟

神龍歷序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

李嶠^六

論巡察風俗疏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
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
試論之夫禁網尚疏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
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
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
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

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以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旣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

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効姦邪發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膺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心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請減員外官疏

金定全書文 卷一百四十一
自寶命中興鴻恩溥及唯以爵賞爲惠不擇才能任官授
級加階朝廷多改正缺不足加以員外非復求賢助理多
是爲人擇官接武隨肩填曹溢府無益政化虛請俸祿在
京則府庫之財殫竭在外則黎庶被其侵漁伏願微惜班
榮稍減除授使匪服之議不興於聖朝能官之謠復光於
曩載

請輟近侍典大州疏

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
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侍監妙簡

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

諫建白馬坂大像疏

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
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
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
客作以濟糶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
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
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
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上中宗書

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
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遽輕
尊嚴微服潛遊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彗意
外縱不自惜柰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
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惠冒級躡
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爲殫外則黎
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吝班榮息匪服之議今
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

員外者旣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敵救時也請勅有司料其
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
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靡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
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
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輕殫不足以聚人山東
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今邊場少踈
恐逋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又崇作寺
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糴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
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

此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
幾至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羈名僞
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
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吏移沒籍產以州縣甲
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
願許十道使訪察括舉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
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鼗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
籍以杜妄費

謝譴讓狀

臣特蒙天慈擢在樞近恩私屢及寵命頻加粉骨糜軀雖
久誓於心府纖埃滴水竟無補於川岳是用晨宵載惕啟
處增慙素自庸愚加以疾疹心緒遺忘耳目昏沈實恐虛
曠天工傾敗鼎餗伏思大臣引咎之義輒露微軀陳力之
請豈敢避鞅掌之職就優游之閑臣每思古人竊仰遺事
充國則臥而陳策子囊則死不忘忠臣自念妨賢甘從屏
退敬竭芻蕘之議庶裨日月之明所以固欲辭違昧冒陳
上智識庸短自速憊尤伏奉綸言俯垂恠責心膽飛越五
情無厝跼天踏地伏待刑科死罪死罪無任戰懼之至謹

詣明福門奉狀陳謝以聞

上雍州高長史書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奉書明長史執
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與時消息從
道汙隆故其處則閉重元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
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摘景光吐文質風雲
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
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今嶠當休明之期權去就之分滄
洲密邇未貞嘉遁之名閭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

仕尺寸徇祿斗升僮僕之與鄰趨走之爲役婆娑塵垢之下蹠蹕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實難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爲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卑求聲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紛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巖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

氣而堂上百里駸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處囊
之地雖願披心膽欲進款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果
有能不孤彈劍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
以慷慨於神交慇懃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
池撫翼廚開銘鼎庭列歌鐘吐疊疊之言植堂堂之望河
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
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宏遠之規孟子持籌未
極精微之數粵若登金闕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
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啟或迴天桴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祕

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黼藻羣
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
桑之日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洽敷腴之
好不亡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
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提桴之恩已別
昔時薑桂早因得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
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斂
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
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